主編◎彭　林


■經學通論

經學在中國思想裏的意義 ○池田秀三著　石立善譯

■清儒經説研究

高郵王氏《左傳》説商補 ○趙生群

俞樾《群經平議·禮記平議》辨正七則 ○郭鵬飛

劉師培《毛詩札記》評陳奐《詩毛氏傳疏》小識 ○李雄溪

■經學史論

《禮記·月令》與先秦樂政 ○付林鵬

《孔子家語》與《禮記》“互見”關係研究

———以孔子言論的“背景”問題爲中心 ○寧鎮疆

對抗與妥協:尊降、厭降在魏晉南北朝的嬗變 ○張煥君

清儒陳樹華行年輯考 ○趙永磊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早期主講翰林經學著述考略 ○黄志強

■經學實踐

《鄉射禮》復原工作紀要(二)

———《鄉射禮》儀節脚本初稿 ○張德付

■札記·資訊

輯本《論語釋疑》辨證一則 ○王天然

第三届禮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12，杭州）紀要 ○陳士銀

夏長樸教授著作三種簡目

編後記 ○彭　林



國學研究

ZHONGGUO JINGXUE YANJIU

第十四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31
14

# 中國經學

第十四輯

主編◎彭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經學．第 14 輯 / 彭林主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495-6287-9

Ⅰ．①中… Ⅱ．①彭… Ⅲ．①經學—研究—中國
Ⅳ．①Z12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302579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民族印刷包裝集團有限公司印刷
（南寧市高新區高新三路 1 號　郵政編碼：530007）
開本：787 mm ×1 092 mm　1/16
印張：14.75　　字數：250 千字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 001～1 500 册　　定價：58.00 圓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 編委會 (按姓氏筆劃排列)


池田秀三　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林慶彰　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夏長樸　臺灣大學中文系

陳鴻森　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野間文史　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彭　林　清華大學歷史系

葉國良　臺灣大學中文系

單周堯　香港能仁書院

喬秀岩　北京大學歷史系

虞萬里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趙伯雄　南開大學古籍所

鄧國光　澳門大學中文系

■主　　編：彭　林

# 目　録


■經學通論

經學在中國思想裏的意義　1　池田秀三　著　石立善　譯

■清儒經説研究

高郵王氏《左傳》説商補　7　趙生群

俞樾《群經平議・禮記平議》辨正七則　25　郭鵬飛

劉師培《毛詩札記》評陳奐《詩毛氏傳疏》小識　41　李雄溪

■經學史論

《禮記・月令》與先秦樂政　51　付林鵬

《孔子家語》與《禮記》"互見"關係研究
——以孔子言論的"背景"問題爲中心　67　寧鎮疆

對抗與妥協:尊降、厭降在魏晉南北朝的嬗變　129　張煥君

清儒陳樹華行年輯考　157　趙永磊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早期主講翰林經學著述考略　189　黄志強

■經學實踐

《鄉射禮》復原工作紀要(二)
——《鄉射禮》儀節脚本初稿　199　張德付

■札記・資訊

輯本《論語釋疑》辨證一則　66　王天然

第三届禮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12,杭州)紀要　128　陳士銀

夏長樸教授著作三種簡目　156

編後記　227　彭　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Content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Chinese Thoughts ····· IKEDA Shuzo

Criticism of WANG Niansun and His Son WANG Yinzhi's Scholarship of *Zuozhuan* 左傳 ····· ZHAO Shengqun

Notes on *Liji Pingyi* 禮記平議 of YU Yue's *Qunjing Pingyi* 群經平議: Seven case studies ····· KWOK Pangfei

Criticism of CHEN Huan's *Shi Maoshi Zhuanshu* 詩毛氏傳疏 by Liu Shipei's *Maoshi Zhaji* 毛詩札記 ····· LEE Hungkai

Monthly Ordinances(*Yueling*) and the Music Administration in Pre-Qin Dynasty ····· ····· FU Linpeng

A Research on The Similar Records in *the Book of Rites* and *Confucius Family Sayings*—— Circling the Background of Confucius's Speech ····· NING Zhenjiang

Counterwork and Compromise: the Changes of *Zunjiang* 尊降 and *Yajiang* 厭降 during Wei-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 ZHANG Huanjun

A Chronicle of the Qing Scholar CHEN Shuhua ····· ZHAO Yonglei

Collated Works o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by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cholars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 Preliminary Study ····· WONG Chikeung

*Restoration of Yili* 儀禮 : Working Record Ⅱ ····· ZHANG Defu

Notes on the Compiled Edition of *Lunyu Shiyi* 論語釋疑 ····· WANG Tianran

Summary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Ritual Studies ····· ····· CHEN Shiyin

# 經學在中國思想裏的意義

[日]池田秀三　撰　石立善　譯

**内容摘要**　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經學在中國思想裏的重要性,然而現實的狀況是中國思想研究與經學研究乖離已久。本文指出主要原因之一在於"經學"與"經書研究"的概念混淆不清。從現代觀點出發,所做的經典解釋或者考察經書作爲書籍的形成等研究,皆非經學研究。所謂經學,是追求經書真理性的古典解釋學,因此我們要探討的應該是"經學之學",本文將重新確認並探討這一問題。此外,亦將一併思考"經學之學"的今日課題。以往經學的思想研究,太過偏重於政治思想的層面,本文認爲今後最有必要的工作是剔抉蘊含於"訓詁名物"中的思想意涵。

**關鍵詞**　經學　中國思想　經學之學　經書文獻學　訓詁名物　日本經學

## 一　"經學"與"經學之學"的區別

規模如此盛大的經學研討会邀請我來做主題報告,説明一般都將我看成是一個經學家。然而,我從不認爲自己是經學家。特別是年輕的時候,我固然討厭别人把我稱作經學家,甚至不願被看作是一個經學專家。那時我逞強説:我自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漢代思想研究者,因爲研究漢代思想,所以祇是將当時的主流思潮——經學作爲考察的對象而已,絶非是經學專家。

我如此討厭被稱作經學家,是因爲經學乃以六藝作爲絶對真理而展開的學問,即這門學問的前提是以經書作爲聖書來信奉的。我却完全不具備這樣的信仰。對我而言,經學純粹是研究對象,不是引導人生的聖典或教科書。就是説,我不是"做經學的"(即經學家),而是從客觀的立場來研究經學的,即"經學之學"者。我想首先告訴今日有志於經學研究的青年研究者,須銘記"經學"與"經學之學"的這種區别。

我這樣嚴厲地強調"經學"與"經學之學"的區别,是因爲最近的學術風氣令我非常在意,這股風氣就是近幾年急速變得強勁的信古風氣。近幾年以郭店楚簡爲首的出

土資料,令古代思想研究發生了一大變革,其變革最大的就是信古的風氣。這種信古風氣,也影響到了經學領域,它加強了《春秋》及《周易》之十翼如歷來所傳皆爲孔子著作的説法,尤其是《春秋》爲孔子著作的説法可謂已成通説。對於這種信古風氣,我抱有很大懷疑,而信古的是非問題本身,不是我現在要討論的。祇是我認爲極成問題的是,出現了不少想從《春秋》來讀取孔子思想的研究者。通過《春秋》讀取孔子的思想,無非就是"《春秋》學"。也就是説,他們是自己傳《春秋》。也許他們本人是打算客觀分析《春秋》的,而實際上他們的做法與歷代想從《春秋》中發現孔子微言大義的"《春秋》學家"的所爲,並無二致。最大的問題是,這些人没有意識到這一點。日本研究"《春秋》學"的代表性學者之一——岩本憲司①説:

> 即使我們説本書作者的真正意圖是如此這般,那也不過是一個虚構。當然,虚構有時也會將我們引領到一個新的地平,所以虚構自身無可厚非。問題是過於深入到作者的意圖當中,接觸到微言的場合。這樣一來,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甚至會出現走回過去經學家們苦心經營的所謂《春秋》學的老路上去的危險。我們的目標,原則上絶非《春秋》學,而是"《春秋》學之學"。②

這段話誠可謂至理名言。我想岩本也指出了由於没有弄清"經學"與"經學之學"的區别而產生的陷阱。我再重複一遍,我們應該做的不是"經學",而是"經學之學"。

與此相關,我想進而指明一件事,即經書的文獻學研究並不等於經學研究。如剛纔也講過,經學這門學問的前提,是以六藝作爲絶對的真理,不單單是經書的文獻學研究(包含目録學、版本學、校勘學)。因此,以近代古典文獻學的立場與方法所做的研究,嚴密地講,並非是經學研究。經學與經書的文獻學研究,似同而實異。例如,關於《周禮》的成書時代與地域,迄今學界有很多考察與各種看法,這些研究儘管是屬於《周禮》這部經書的研究,而並非是作爲經學一環的禮學。在《周禮》爲"周公致天下太平之迹"這一信仰或原則之下所進行的研究纔是禮學,而植根於近代精神的研究一開始就不具備這種信仰,嚴格來説,並不是禮學(今文學視《周禮》爲"六國陰謀之書",認爲是劉歆的僞作,他們不能算是禮學,但他們也視另一部經書《春秋公羊傳》爲至上經

---

① 岩本憲司(1947— ),跡見學園女子大學教授,專攻《春秋》學,以一人之力全譯《春秋》三傳注日文版,著有《春秋學用語集》、《續編》、《三編》(東京:汲古書院,2011 年 12 月、2013 年 7 月、2014 年 5 月)。——譯者注。

② 岩本憲司譯《春秋左氏傳杜預集解(上)》卷首《緒言》(東京:汲古書院,2001 年)。附言之,古典的現代詮釋也帶有同樣的危險。所謂新儒家提倡古典的現代意義,可以説是通過古典的現代詮釋,進入到儒學發展的新階段,可是對我們古典研究者而言,這種詮釋毫無用處。至少日本的儒學研究者大多數皆未以儒者自任,此事之是非,雖另當别論,但我認爲是作爲日本人而值得自豪的學問傳統。

典,所以仍是屬於《春秋》學範疇的經學)。

爲慎重起見,再進一言。作爲學術,我當然没有輕視這些植根於近代古典文獻學的立場與方法的經書研究。就像我剛纔説過,我自己對經書完全没有信仰之心,而且我至今所做的很多研究,皆是依據上述的近代古典文獻學的方法。我也不是固執地反對將每部經書的文獻學研究稱之爲廣義上的經學。衹是希望各位銘記,那並非是本来的狹義上的經學。我如此限定地理解經學,當然是要打破經書研究即經學的成見,更深層的原因是,我感到儘管一般認爲經學研究在走向興盛,但實際上目前的經學研究大部分都是文獻學研究,而本来意義上的經學研究猶爲稀少。若拋除最關鍵的部分,我們就無法期待真正的經學研究的興盛。那麽,真正的經學研究是什麽呢?勿須待言,就是經學的思想研究。

## 二　經學的思想研究——從政治社會到訓詁名物

開始我也講過,年輕時我討厭被看作是一個經學研究者,我做的是漢代思想研究,而不是經學研究。帶有這種強烈意識的我,從某一時期開始變得甘願接受被稱作經學研究者,更進而自稱自己是研究經學的。這個轉折的契機,是因爲我閱讀森三樹三郎[①]的《中國思想史》而受到震驚。在《中國思想史》中,漢代衹列舉了《淮南子》、《史記》、《論衡》三部書而已,經學被完全無視了。作爲理由,森三樹三郎寫了如下一段話:

> 作爲經學家,西漢有劉向、劉歆父子,東漢有鄭玄和《説文解字》的作者許慎等人,他們各自在經學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績。但是經學,説起來就像是儒教的神學,其自身則缺乏思想價值。[②]

説經學没有思想價值!豈有如此荒唐透頂的事!經學纔是中國思想的根幹,若無經學,中國思想不可能得以發展!我的驚愕不久就變成了憤慨。同時,我萌生了一個念頭,今後要有意識地研究經學。而當我立下决心後,我纔發覺自己以往要做的,歸根結底就是經學的思想史研究。而且,我覺察到經學的思想史研究正是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史研究室的學問傳統。

---

① 森三樹三郎(1909—1986),中國思想史家,專攻漢代六朝老莊思想史及佛教,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大阪大學名譽教授,著有《支那古代神話》(京都:大雅堂,1944 年 3 月)、《上古より漢代に至る性命觀の展開:人性論と運命觀の歷史》(東京:創文社,1971 年 1 月)、《六朝士大夫の精神》(京都:同朋舍,1986 年 10 月)、《無爲自然の思想:老莊と道教・仏教》(京都:人文書院,1992 年 5 月)等。——譯者注。

② 森三樹三郎:《中國思想史》下冊,東京:第三文明社,1978 年,第 254 頁。

經學的思想史研究乃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史研究室的學問傳統,這一觀點我於2005年5月,也是在臺灣大學召開的"第四届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的拙論《日本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傳統》中講過,[①]詳情不復贅言。我文中引用了兩位京都大學前輩學者的話,一段話是重澤俊郎教授[②]對"經學"所下的定義:"儒家對於稱之爲經的這一一定範圍内的古聖典所作的創造性解釋學",[③]這段精彩的定義簡明扼要。另一段則是日原利國教授[④]的話:

> 解明被託寄於《春秋》的孔子之精神,無非就是《春秋》學(《春秋》解釋學)。但是,這不僅僅是解釋學。因爲從事實的客觀記録中讀取特定的意味,是有待於創造性類推解釋始爲可能,於此,解釋者的思想立場完全浮出表面,根據解釋者的立場之不同,所謂"《春秋》之義"也就大爲不同。我們説所謂的《春秋》解釋,不過是爲了展開自己的主張或學説的手段亦不過分。[⑤]

這也是對《春秋》學的確切説明,望各位可以瞭解兩段話的指向。我對經學的基本理解,當然亦出於此。

不過,令人無法否定的是,京都大學的經學思想史研究給人的感覺是局限在《春秋》學,尤其是漢代今文《公羊》學與古文《左氏》學的論爭上面。這是因爲《春秋》學本來就是政治思想,直接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狀況,即頗爲直截了當地體現了其中的思想意義。總之,可以比較容易讀取思想的部分。因此,歷代作爲經學的思想(史)研究,不止是京都大學,一般都是以《春秋》學爲中心。換言之,經學的思想(史)研究就是以政治、社會思想爲中心展開的。與《春秋》學相比,數量雖然不多,提到禮學領域的思想(史)研究,同樣總是集中在鄭玄與王肅之禮説的政治意義及現實制度的相關問題上。如此,凡是經學的思想(史)研究,大多都是圍繞着政治、社會思想的層面。

---

① 石立善譯:《日本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傳統》,《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2卷第2期(總第4期),臺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05年12月,第1-21頁。

② 重澤俊郎(1906—1990),專攻古代哲學、經學(特别是《春秋》學),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京都大學名譽教授,著有《左傳賈服注攟逸》十三卷(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6年7月)、《周漢思想研究》(東京:弘文堂書房,1943年8月)、《原始儒家思想と經學》(東京:岩波書店,1949年9月)、《中國の傳統と現代》(東京:日中出版,1977年11月)等。——譯者注。

③ 重澤俊郎:《原始儒家思想と經學》,東京:岩波書店,1949年9月,第195頁。

④ 日原利國(1927—1984),中國思想史家,專攻漢代思想、《春秋》學,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曾爲京都大學、大阪大學教授,著有《春秋公羊傳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6年)、《漢代思想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86年2月)、《中國思想文學史》(京都:朋友書店,1999年7月)等。——譯者注。

⑤ 本田濟編:《中國哲學を學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1975年1月,第91頁)。本文所引重澤與日原的譯文,皆出自石立善譯《日本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傳統》。

一説到政治、社會思想以外的研究,則基本上局限於義理《易》學或宋明理學的《四書》學等思辨性濃厚的領域。總之,可以説研究對象集中於具有豐富思想性的問題上,換言之,都是以容易着手研究的題材爲對象。但是,僅僅如此,恐怕還不行。

構成經學核心的,即所謂訓詁、名物之學。去除訓詁、名物之學,經學無法成立,任何人對此皆當無異議。然而,關於訓詁、名物之學的思想意義,迄今幾乎無人提及。更成問題的是,根本就不承認訓詁、名物具有思想性。剛纔我們介紹了森三樹三郎認爲經學没有思想意義,無疑是因爲森氏不承認訓詁、名物裏有思想性。但是,訓詁、名物真的就没有思想性嗎?不用説,思想性自在其中。

孔子的"政,正也"(《論語·顔淵》篇),荀子的"君者,善群也"(《王制》篇),皆以一語就表明了他們的政治思想之要諦。又如,"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釋名·釋地》也是用簡短的語言就如實地表述了中國古代元氣的形象是怎樣的。① 閱讀這些訓詁,我們會發現非但訓詁具有思想性,毋寧説正是訓詁匯聚了中國思想的特徵。中國人以爲與邏輯通貫的宏篇巨作相比,簡潔的訓詁纔具有真理,我甚至認爲這纔是古代中國的思維方式的特色。又,不僅是《釋名》,無論是《白虎通義》還是《説文》,其大部分的訓詁皆爲所謂"聲訓",這也暗示了訓詁是最適合漢語這門語言的思想表達的方法。也許有人會説,這些是辭書類書籍,所以訓詁含有思想意味,而在經典注釋中的訓詁並不如此。然而,我不這麽認爲。與要求具備一定程度的客觀性的辭書相比,可以貫徹自身讀解的經典注釋中的訓詁具有的思想性更加明顯。關於這一問題,我曾寫過一篇小文章《訓詁的虚與實》,②若蒙參閱則不勝榮幸。"並非是有了訓詁之後再進行整體的解釋,而是先具有整體的直觀性把握之後纔産生出訓詁"——這是我一貫不變的立場。③ 我將之與訓詁同等看待的,不,以我現在的心境,比訓詁更想要重視的乃是名物之學。閱讀《儀禮正義》與《周禮正義》,我們常常會在名物度數的考證與儀節細微處的煩瑣的議論上感到暈眩厭煩。這類名物之學中真的有思想?一定會有人生出疑問,我仍然認爲思想自在其中。的確乍一看,我們感受不到思想,但歷代的經學家,特别是漢學家們爲何如此執着於器物與儀節的細微處呢?在這些地方理應具備屬於他們的思想營爲,如若對此没有切身的體認,我們就無法理解經學。

---

① 據説吉川幸次郎也同樣指出《釋名·釋水》"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如實地體現了古代中國人對海的畏懼之心。

② 石立善譯:《訓詁的虚與實》,《中國經學》第5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日文版《訓詁の虚と實》原載《中國思想史研究》第四號"湯淺幸孫教授退官記念論集",京都:京都大學中國哲學史研究會,1981年3月,第283-308頁。

③ 引自前揭石立善譯《訓詁的虚與實》。——譯者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漢學家重視名物之學的原因,曰:

> 鄭康成注,賈公彥、孔穎達疏,於名物度數特詳。宋儒攻擊,僅摭其好引讖緯一失,至其訓詁則弗能踰越。蓋得其節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經部・禮類序》)
>
> 宋以來説《五經》者,《易》、《詩》、《春秋》各有門户,惟三《禮》則名物度數不可辨論以空言,故無大異同。(《經部・欽定書經傳説彙纂提要》)

如四庫館臣所述,漢學家認爲通過名物度數,纔可以窺探聖人制作之精意。經學家們想從名物度數之中發現聖人的想法。或許有人懷疑這是場面話,經學家們未必百分之百地相信其中有聖人之精意。但,也不能説這完全不過是一句場面話而已,在一定程度上經學家們内心應該就是這麽想的。不過,對現代的我們而言,不要説持有這種信念,甚至要享有同樣的經驗也是極爲困難的事。但是,這不正是我們必須要做的嗎?對於歷代經學家們所做的名物度數之學,我們若不能親身體驗他們的工作,對他們的思路或心情做同情的理解,那麽就無法把握經學的思想本質,這是確鑿無疑的。

爲慎重起見,我還要再講幾句。剛纔我説過,單純的文獻學研究並非是經學研究,也許有人會認爲和我現在講的自相矛盾,其實兩者並不矛盾。因爲名物之學基本上是以經書信仰爲前提的,與訓詁學一樣,有異於近代式的文獻學。正因爲如此,名物之學構成了經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講了一些大話,慚愧的是我自身也没有做完關於訓詁名物的思想研究工作,己所未能而加諸人,真是不免有些羞愧,而正因爲己所未能,我纔殷切地期望在年輕一代的經學研究者手中完成這項工作。

**譯者附記:**本文係池田秀三先生 2011 年 3 月 18 日於"第四届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大學文學院主辦,"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北京清華大學經學研究中心協辦)所做同名主題演講《中國思想における經學の意義》修訂稿的漢譯。爲讀者之便,譯者爲各章加上標題,對引文及日本漢學家等專有名詞等附上了"譯者注"。

**作者簡介:**

池田秀三,1948 年生,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研究領域爲經學、漢魏學術史。部分論文近結集爲《中國古典學のかたち》(東京:研文出版社,2014 年)。

**譯者簡介:**

石立善,1973 年生,上海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研究領域爲經學、中國哲學史、朱子學,《古典學集刊》主編。

# 高郵王氏《左傳》説商補

趙生群

**内容摘要**　高郵王氏父子是清代學術的重要代表,在中國學術史上具有尊崇地位。王氏父子有關《左傳》之論述,散見於王念孫《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王引之《經義述聞》、《經傳釋詞》,語多精覈,至今被奉爲圭臬。然千慮一失,勢所難免。今刺取十九條,結合《左傳》文例、文義、文法、史實、訓詁,粗加討論,共商榷焉。

**關 鍵 詞**　王念孫　王引之　《左傳》

本人多年前從事《左傳》注釋與研究,對高郵二王之《左傳》説尤爲關注。王氏父子有關《左傳》之論述,散見於王念孫《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王引之《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其千慮一失,勢所難免。兹就平日所見刺取若干條目,粗加討論,共商榷焉。

## 龙涼冬殺

閔公二年:"龙涼冬殺,金寒玦離。"

王引之曰:"家大人曰:閔二年《傳》:'龙涼,冬殺,金寒,玦離。'上字與下字,義竝相因,龙既爲雜,則涼亦爲雜也。《説文》:'牻,白黑雜毛牛也。犖,牻牛也。《春秋傳》曰:"牻犖。"'又曰:'酪,雜味也。'牻與龙同義,犖、酪與涼同義,是龙、涼皆雜也。"①楊樹達曰:"《説文·十四篇下·酉部》云:'犖,雜味也。從酉,京聲。'又《二篇上·牛部》云:'犖,牻牛也。從牛,京聲。引《春秋傳》曰:牻犖。'按牻下云:'白黑雜毛牛。'據二文觀之,京聲字蓋有雜義。"②

按:王氏釋"犖",合於《傳》義,釋龙則猶嫌浮泛。龙即龙服,所謂偏衣也。涼,駁雜也,與"純"相對。龙涼,謂偏衣駁雜不純。《傳》曰:"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①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一七《春秋左傳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04頁。

②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頁。

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此節文字,對稱極爲工整。尨應對"衣之尨服",冬對"命以時卒",金、玦對"金寒玦離"。尨、冬、金、玦皆爲名詞無疑。下文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可證尨即尨服之省稱。又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亦與上文"衣之尨服"、"佩以金玦"相應。《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引此作"尨涼冬殺",與《傳》同。

《國語·晉語二》:"狐突歎曰:'以庞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據《國語》,尨衣、金玦皆寓寒義。"尨涼冬殺"謂尨服駁雜,冬時肅殺,足爲寒心。

**我食吾言**

僖公十五年:"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

杜預曰:"食,消也。"①王引之曰:"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爲自食其言。食者,消滅之義,非虛僞之義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以食言爲僞言,則與'能無肥乎'之文了不相涉矣。"②竹添光鴻曰:"哀廿五年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謂言而不行,若自食之耳。"③

按:《爾雅·釋詁》:"載、謨、食、詐,僞也。"郭璞《注》:"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書》曰:'朕不食言。'"

"僞"爲虛假之義,與"復"、"行"、"實"等相對。

僖公九年《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國語·晉語二》作"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又曰:"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韋昭《注》:"食,僞也。"

"復言"、"行吾言",謂履行其諾言,與"不食其言"同意。

《晉語二》:"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韋《注》:"食,僞也。"成公十六年《傳》曰"食話言",亦同義。《晉語八》:"虢之會,魯人食言。"韋《注》:"食,僞也。言魯使叔孫穆子如會尋宋之盟,欲以脩好弭兵,尋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鄆,是虛僞其言。"《法言·重黎》:"或問信。曰:

---

① 《春秋左傳正義》卷一四,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1985年,第1806頁。

② 《經義述聞》卷二六《爾雅上》,第625-626頁。

③ [日]竹添光鴻:《左傳會箋》第五,臺北:天工書局,1998年,第403頁。

‘不食其言。’”李軌《注》:“食,僞。”

襄公二十七年《傳》:“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傳》或言“食言”,或言“僭”,或言“不信”,義皆相近。

宣公十二年《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不實其言”,亦即食言。

哀公二十六年《傳》言“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蓋修辭耳。

《漢書·匈奴傳上》:“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顔師古《注》:“凡云食言者,終爲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如顔説,則言僞而不信,猶如自食之耳。

**弔二叔之不咸**

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杜預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①孔穎達曰:“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爲三代之末世,知此二叔亦二代之末世也。二代之末,疎其親戚,以至滅亡。周公創其如此,故制禮設法,親其所親,廣封兄弟,以自蕃衛也。”②王引之曰:“‘叔世’二字,相連爲義,不得去‘世’而稱‘叔’。昭六年《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如去‘世’字而云‘皆叔也’,則所謂‘叔’者,何所指乎?《周語》曰:‘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晉語》曰:‘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又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如去‘代’字而云‘若二季矣’,去‘王’字而云‘雖當三季’、‘三季之亡’,則文義不明。以是推之,二代之叔世,不得但稱爲‘二叔’明矣。而云‘二叔’,二代之末世,其不可通一也。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則當云弔二叔世之親戚不咸,其義乃著。今不明言親戚而但曰不咸,則所不咸者何人、何事乎? 二十二年《傳》:‘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如去‘兄弟’二字,但云‘吾之不協’,其可曉乎? 其不可通二也。”③

按:杜、孔之説近是,王説失之。《廣雅·釋詁三》:“叔、季、幼、稚,少也。”“叔”有“少”義,引申而有“末”義。

---

① 《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五,第1817頁。

② 《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五,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1985年,第1817頁。

③ 《經義述聞》卷一七《春秋左傳上》,第410-411頁。

顧炎武曰:"古人以末世謂之叔、季。《國語》史蘇以桀、紂及幽王爲'三季之王'。"①

"二叔"謂夏、殷之末世,亦可稱"二季"。《國語·周語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山崩川竭,亡之徵也。"韋昭《注》:"二代之季,謂桀、紂也。"又,《周語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韋《注》:"夏、商之季,謂桀、紂,湯、武滅之也。"

《傳》云"二代之季"、"夏、商之季",省其文,則可稱"二季"。《晉書·秦秀傳》:"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

《國語·晉語一》:"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又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三季"指夏、殷、西周三代之末世,構詞方法與"二叔"類似。董仲舒《士不遇賦》:"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漢書·敘傳下》:"三季之後,厥事放紛。"顔師古《注》:"三季,三代之末也。"《後漢書·班彪列傳》載班固《典引》:"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李賢《注》:"三季,三王之季也。"《潛夫論·慎微》:"此蹶、踽所以迷國而不返,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陸機《五等諸侯論》:"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李善《注》:"《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

"二叔"、"二季"指夏、殷之末世,"三季"指三代之末世,蓋相傳習用之語,"叔"、"季"不必與"世"連用,"三季"之後亦不必有"王"字。

林堯叟曰:"下文方列管、蔡爲文昭,故不得以二叔爲管、蔡。又管叔、蔡叔、霍叔三叔,不得稱二叔。"②細審《傳》文,"周公"以下數句,謂周公弔夏、殷之末世天下諸侯皆叛,故大封同姓,以蕃屏周室。"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與"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互爲因果。如"二叔"指管叔、蔡叔,則義不可通。

**子臧之服**

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

王引之曰:"《釋文》'服'作'及',云:'一本作服。'家大人曰:作'及'者是也。及謂及於難。言子臧之所以及於難者,由服之不稱也。但言'不稱'而不言'服'者,蒙上文'不稱其服'而省也。子臧之及,承上'身之災也'而言。下文'自詒伊慼'、'其子臧

① 顧炎武:《左傳杜解補證》卷一,南京:鳳凰出版社影印《清經解》第一册,2005年,第4頁。

② 林堯叟:《左傳句讀直解》卷一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18册,第491-492頁。

之謂矣',又承'子臧之及'而言,若作'子臧之服',則非其指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又涉上文兩服字而誤。"①楊《注》從王説。

按:王説未允。"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二句,乃總言之;"彼己之子"以下四句,承"服之不衷"而言;"自詒伊慼"以下二句,承"身之災也"而言。如王説,則前後俱失照應,"子臧之服"二句,義不可通;而"自詒伊慼"二句,又與上文重複。

襄公二十七年《傳》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與"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含義相近。

**晉侯問原守**

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餧而弗食。'故使處原。"

王引之曰:"謹案:'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衞人平莒于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正説趙衰爲原大夫之由也,錯簡在下耳。"②楊伯峻曰:"此二十八字宜在'衞人平莒于我'之上,本與'狐溱爲温大夫'相連,蓋所以説明趙衰爲原大夫之故,錯簡在此。"③

按:"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以下二十八字未必爲錯簡。敦煌寫本(P.4058)二十八字亦在此年《傳》文之末。

《左傳》有終言之例。即叙述一事,附帶交代結果,而結果與所叙之事未必在一時。如:

莊公二十二年《傳》載田敬仲事,謂:"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陳亡、成子得政在春秋之末,而《傳》終言之。

昭公四年《傳》載叔孫死,杜洩將以路葬,季孫使杜洩舍路,杜洩據理力爭,"乃使以葬"。據《傳》,葬叔孫實在五年。

昭公十三年《傳》載叔弓圍費,弗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勸其"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人叛南氏"。杜預《注》:"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昭公二十三年《傳》載晉執叔孫婼,吏人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而《經》、《傳》皆載叔孫歸魯在二十四年春。

定公九年《傳》載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樂大心僞稱有疾而辭之,

---

① 《經義述聞》卷一七《春秋左傳上》,第411頁。

② 《經義述聞》卷一七《春秋左傳上》,第412頁。

③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一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436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